

說唱藝術
陳奇祿題

王志健編著

民間文學





ISBN 957-547-



9 789575 478988

民間文學

王志健編著

說唱藝術

陳奇祿題



文史出版社印行

說唱藝術 / 王志健編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
：文史哲，民83
面；公分. -- (民間文學；2)
ISBN 957-547-898-3(平裝)

1. 講唱戲曲

982.58

83010130

學文間民

(2)

說唱藝術

編著者：王志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發行人：彭正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一八

實價新台幣四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初版

社社雄健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ISBN 957-547-898-3

說唱藝術 目 錄

1 目 錄

開 篇	一
漢唐說唱藝術	一三
講經譯經與俗講	一三
變文與歌賦	七二
詞話與說唱	一一〇
宋說唱藝術	一四五
諷世與講史	一四五
小說與話本	一八一
金元明清說唱藝術	二一九
說唱諸宮調	二一九
彈詞與評話	二五九
清代以來說唱藝術	三一
寶卷與鼓詞	三一

鼓詞與東西調

三六五

說書與俗曲

三四四

說唱藝術

開 篇

說唱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名詞，不需細加解說即可明瞭它的意義。但是說唱到了說唱人的口中，便成了口耳相傳動之以色聲心境，難度極高的技術。將人生各種智識見聞表現出來，傳達給民間百姓，廣大他們的視野胸臆，激盪思想感情，拓展想像空間，乃可稱之為藝術。

所以，說唱也是陶冶大眾性情，美化人生境界一種大眾化的育樂通鑑。說是通鑑，乃因說唱藝術包含的內容極為富碩，形式極多變化，歷史極為悠長，藝術極為高超的緣故。

說唱的內容，略要而言，大的方面包涵了宇宙萬事萬物萬象萬景的繽紛現狀，細而分別，則總攬了民間歌吹，神話志怪，傳奇寓言，歷史文化，地理方志，小說戲曲，民情采風等，其思想則儒道佛相融不悖，其志趣則人神鬼可以溝通，其聲口則呼風喚雨，其絃索則撒豆成兵。集神情於舌辯，化悲喜於娛樂。

說唱藝術的源遠流長，從它發展的痕跡來看，大致可以從時代背景找出它的來龍去脈，開篇

也可以測度出世局變幻人事易常，家庭的悲歡離合，愛情的纏綿悱惻。以是而知，說唱的故事，多出之於：神話志怪。如山海經諸神：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。穆天子傳中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謂：西王母人類也，虎齒蓬髮勝善嘯。至後世則庖犧女媧不復獸形。西王母來時的情形在漢武帝內傳中形容說：

到夜二更之後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，鬱然直來，逕趨宮庭，須臾轉近，聞雲中，簫鼓之聲，人馬之響。半食頃，王母至也。縣投殿前，有似鳥集。或駕龍虎，或乘白麟，或乘白鶴，或乘軒車，或乘天馬。群仙數千，光耀庭宇。既至，從官不復知所在。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，駕九色斑龍，另有五十天仙，側近鸞輿！皆長丈餘，同執絲旄之節。佩金剛靈璽，戴天真之冠，咸住殿下。

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。侍女年可十六七，服青綾之桂。容眸流盼，神姿清發，真美人也。

王母上殿東向坐。著黃金裕褐文采鮮明，光儀淑穆。帶靈飛大綬，腰佩分景之劍，頭上太華髻，戴太真晨嬰之冠，履玄璣鳳文之舄。視之可年三十許。修短得中，天姿掩靄，容顏絕世，真靈人也。

王母變成了莊麗非凡的大美人。

二郎神是李冰的兒子，到了西遊記和封神榜中，他的奇偉英俊，轉變為人間崇拜的對象。又如牛郎織女的引人同情，因為他們一年才見一次面，說成故事不免淒艷悱惻。八仙中

李鐵柶、鍾離權、藍采和、張果老、何仙姑、呂洞賓、韓湘子、曹國舅，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段離奇動人的故事，說起來不離人世的喜怒哀樂，悲歡離合，是性格上的親和力，仁慈感，好像你身邊的叔伯姊妹，兄弟朋友，一點也不陌生，他們不僅行為上有各自的特点，他們各又有葫蘆、扇子、花藍、道情筒、蓮花、拂塵、寶劍、玉笛、尺板為隨身標記，遊戲人間，佻達江湖，仁術義行，積德為善。特別是「呂洞賓三戲白牡丹」，「八仙過海」的故事，是盛傳民間，人所共知的。

民族與鄉土文化的傳承與發揚，於說唱藝術的性質析論是優而為之的，列子黃帝中有二則故事可為借鏡，一是商丘開這個人：

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堦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，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：「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貧，貧者富。」商丘開先窘於飢寒，潛於牖北聽之，因假糧荷畚之于華之門，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，縞衣乘軒，緩步闊視，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，面目黎黑，衣冠不檢，莫不睥之，既而狎侮欺詭，攬袂挾枕，亡所不為。商丘開常無愠容，而諸客之技單慙於戲笑，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，於衆中漫言曰：「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，衆皆競應。」商丘開以為信然，遂先投下，形若飛鳥揚於地肌，骨無磷范氏之黨以爲偶然，未詎怪也。因復指河曲之溝限曰：「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，商丘開復從而泳之，既出果得珠焉，衆昉同疑。」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。俄而范氏之藏大火，子華曰：「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。」商丘開往無難色，入火往還埃不漫，身不焦。

范氏之黨以爲有道，乃共謝之曰：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，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，子其愚我也，子其聾我也，子其盲我也。敢問其道，商丘開曰：吾亡道。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，雖然有一於此，試與子言之，襄子二客之宿吾舍也，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貧，貧者富。吾誠之無二心，故不遠而來，及來。予以黨之言皆實也，唯恐誠之不至，行之之不及，不知形體之所措，利害之所存也，心一而已，物亡近者如斯而已，今昉知子黨之誕我，我內藏猜慮，外矜觀聽，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，怛然內熱。惕然震悸矣，水火豈復可近哉。自此之後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，必下車而揖之。宰我聞之以告仲尼。仲尼曰：汝弗知乎夫，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，動天地感鬼神，橫六合而無逆者，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，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，況彼我皆誠哉，小子識之。

信之爲物，是民族與鄉土文化一重心，吾心信其可行，雖移山倒海，必有成功之日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商丘開的技藝以身體來表現，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。實因他的心境早已達到信心不移，金石爲開的程度。所以，一意行之，無有不成之理。

又有一則說：

孔子觀於呂梁，懸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黿魚鼈之所不能游也。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。使弟子並流而承之，數百步而出，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。孔子從而問之曰：呂梁懸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黿魚鼈所不能游向，吾見道之以爲有苦而欲

死者，使弟子並流將承子，子出而被髮行歌，吾以子爲鬼也，子則人也。請問蹈水有

道乎？曰亡，吾無道，吾始乎故長乎性，成乎命，與俱入於汨。偕出從水道而不爲私焉，此吾所以道之也。孔子曰：何謂始乎，故長乎性，成乎命也。曰：吾生於陵安於陵故也，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，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。

長於水而安於水性，日日近於水，而忘水之可以溺人，所以順乎其然，就不知道危險，且能神乎其技了。

說唱藝術至於「習相近」日日近而到忘我的地步，他的技術必然身心合一，聲口相繆，達到攀上高峰的地步了。說唱有弦索彈奏的部分，列子湯問中亦有三則故事，是可以錄來印證的。一則是鄭師文向師襄學琴，一則是韓娥的歌聲因哀樂而使人哭笑的情節：

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，鄭師文聞之，棄家從師襄游，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，師襄曰：子可以歸矣。師文舍其琴歎曰：文非弦之不能鉤，非章之不能成，文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聲，內不得於心，外不應於器，故不敢發手而動弦，且小假之以觀其後。無幾何，復見師襄，師襄曰：子之琴何如？師文曰：得之矣，請嘗試之。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，涼風忽至，草木成實。乃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，溫風徐迴，草木發榮。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，霜雪交下，川池暴沴。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，陽光熾烈，堅冰立散。將終命宮而總四弦，則景風翔慶，雲浮甘露，降澧泉涌。師襄乃撫心高蹈曰：微矣子之彈也，雖師曠之清角，鄒衍之吹律，以加之，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

後耳。薛譚學謳於秦青，未窮青之技，自謂盡之遂辭歸，秦青弗止，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，響遏行雲，薛譚乃謝求反，終身不敢言歸。秦青顧謂其友曰：昔韓娥東之齊，匱糧過門，鬻歌假食，既去而餘音繞梁櫩三日不絕，左右以其人弗去。過逆旅逆旅人辱之。韓娥因曼聲哀哭，一里老幼悲愁，垂涕相對，三日不食，遽而追之，娥還，復爲曼聲長歌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，弗能自禁，忘向之悲也。乃厚賂發之。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。

師文學了三年琴猶不成章，但領悟到了：「文非弦之不能鉤，非章之不能成文，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聲，內不深於心，外不應於器，故不敢發手而動弦」。等到他已經通曉到動弦的訣竅，便能夠化育春夏秋冬，超越師曠之清角，鄒衍之吹律，而更上之，就是神靈所在，莫不揮灑如意了。另一則是俞伯牙與鍾子期的故事：

伯牙善鼓琴，鍾子期善聽。伯牙鼓琴，志在登高山，鍾子期曰：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。志在流水，鍾子期曰：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。伯牙所念，鍾子期必得之。伯牙游於泰山之陰，卒逢暴雨止於巖下，心悲乃援琴而鼓之，初爲霖雨之操，更造崩山之音，曲每奏，鍾子期輒窮其趣。伯牙乃舍琴而歎曰：善哉、善哉，子之聽夫志，想象猶吾心也，吾於何逃聲哉。

常言：「萬兩黃金容易得，知心一個也難求」。伯牙有子期這樣的知音，自然莫逆於心，流芳千古了。怪不得馮夢龍要把「俞伯牙碎琴謝知音」輯入今古奇觀中了。

孔子項託相問書

孔子項託相問書，雖然是敦煌文庫中的傳本，不論得之於斯坦因，或者是伯希和，那都純粹是民間的文學，項託是不是有其人，在列子湯問中有段孔子東遊，與兩小兒問答的話：

孔子東游，見兩小兒辯鬥，問其故。一兒曰：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，而日中時遠也。一兒以日初出遠，而日中時近也。一兒曰：日初出大如車蓋，及日中則如盤盂，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？一兒曰：日初出滄滄涼涼，及其日中，如探湯。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？孔子不能決也。兩小兒笑曰：孰爲汝多知乎！

關於日出日落的事，問倒了博學於文的孔夫子。巧言令色於他不宜，何況他不苟笑謔，弘毅木納。也許他的「子所雅言：詩，書，執禮：皆雅言也」。這小兒所問的話，是雅言之外的。孔子項託相問書是否由日出日落的問答引出來的，這種相關卻不必說它。在「孔子項託相問書」中，有下面引用的問答，恰如近代的相聲：

……夫子問小兒曰：「汝知何山無石？何水無魚？何門無關？何車無輪？何牛無犢？何馬無駒？何刀無環？何火無煙？何人無婦？何女無夫？何日不足？何日有餘？何雄無雌？何樹無枝？何城無使？何人無字？」小兒答曰：「土山無石。井水無魚。空門無關。舉車無輪。渥牛無犢。木馬無駒。研刀無環。螢火無煙。仙人無婦。玉女無夫。冬日不足。夏日有餘。孤雄無雌。枯樹無枝。空城無使。小兒無字。……」

小兒卻問夫子曰：「鵝鴨何以能浮？鴻鶴何以能鳴？松柏何以冬夏常青？」夫子對曰：「鵝鴨能浮者緣腳足方，鴻鶴能鳴者緣咽項長，松柏冬夏常青者緣心中強。」

小兒答曰：「不然也！蝦蟇能鳴，豈猶咽項長？龜鼈能浮，豈猶腳足方？胡竹冬夏常青，豈猶心中強？」夫子問小兒曰：「汝知天高幾許？地厚幾丈？天有幾樑？地有幾柱？風從何來？雨從何起？霜出何邊？露出何處？」小兒答曰：「天地相卻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里，其地厚薄，以天等同。風出蒼梧，雨出高處，霜出於天，露出百草。天亦無樑，地亦無柱，以四方雲而乃相扶，故與爲柱，有何怪乎？」

這裡回答到了山水門輪，牛馬刀環，煙火夫婦，鵝鴨松柏，天地樑柱，風雨霜露等，其趣味在於融生活的家常，於自然的生機，展示了說話的技巧與能辯。由此引出來明代「歷代故事統宗」卷九的「小兒論」，而於「新編小兒難孔子」（北平打磨廠寶文堂同記書鋪印本），作了極有諧諭性的解說：

……孔子曰：「你知天地之紀綱？陰陽之致中？何左何右？或表或裡？風從何起？雲從何生？天地相去幾萬里？」小兒答曰：「九九八十一，乃天地之紀綱。八九七十二，陰陽之致。山東爲左，山西爲右。山外爲表，山內爲裡。風從地起，雲從山生。天地相去萬萬餘里。」孔子曰：「我與你平卻山河，意下如何？」小兒答曰：「山河不可平。平卻無高低。平卻高山，獸無所依；填卻江湖，魚無所歸；除卻王侯，人多事非；除卻小人，君子是誰？」孔子不言。小兒問聖人：「鵝鴨能以浮水爲何？」孔

子曰：「賴他有登水掌，逼水毛，因此浮之。」小兒又曰：「舟船無逼水毛，水上亦能浮之。」孔子不答。小兒又問曰：「松柏爲何冬夏常青？」孔子曰：「賴他心實精脈飽滿，所以冬夏常青。」小兒又問曰：「竹竿心空，心又不實，冬夏也常青。」孔子不答。小兒又問曰：「公雞因何能鳴？」孔子曰：「賴他頸長，因此能鳴。」小兒又曰：「哈蟆頸短何亦鳴？」孔子不答。小兒又曰：「天上明明有多少星？」孔子曰：「吾與你眼前之事，何必論天地？」就問你眉毛髮有多少數？」聖人無言可答。連忙下車來接。

後面印本中的問答是從前面變文引申出來而流行的說唱本子。台灣有一種「孔子項橐論歌」是台南北嘉義市捷發書店發行的七言唱本，由王賢德改作的。

項託與項橐是一個人嗎？按「史記·索隱」注：

橐，音託。

〔論衡。實知篇〕

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。案七歲未入小學，而教孔子，性自知也。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上也，學而知之其次也。」夫言生而知之，不言學問，謂若項託之類也。

王充說：項橐是春秋時代人，天性奇慧。生七歲，窮難孔子而爲之師。

七歲奇慧的項橐，是天生智慧奇高，好像是在和孔子討論問題答辯時，弄的木納的孔夫子辭窮，所以，劉向在「戰國策」編輯「雜事」篇中也說：

秦項橐，七歲爲聖人師。

「孔子項橐相問書」爲說唱文學開啓了一扇門。後來，晏子與梁王問答，有似一脈相承的辯難，看了，也不禁會讓我們發出會心之微笑的。

荀子成相的啟示

荀子爲了宣傳他的「性惡」之說在「成相篇」開頭作了一小段唱詞：

請成相，世之殃；

愚暗愚暗墮賢良！

人主無賢，如瞽無相何悵悵！

相是什麼呢？是古代人們舂米的工具，像杵。我們現在看見原住民跳舞唱歌時手裡拿的杵，就是春秋戰國時的相。以相舂米，產生節拍，人們勞動唱歌如船夫的縛歌，工人的號子，農夫的秧歌，滑竿的應歌。相因此變成了民歌中手鼓之類的節拍的通稱。講成相的意思，就是請大家來聽我的說唱，世間上最大的災禍，莫過於那些愚昧昏暗暴戾無道的惡徒陷害賢德的忠良！一國的主上，失去了忠貞剛直的賢臣指引國家的道路，那就像瞎子不知道要往那條路上去！這是何等危險呀！

從「成相篇」的開場白中，使我們看出來說唱藝術的一個開端。這一開端也可說是「入話」，就其節拍來說，它的聲音好像歌者「搏拊而唱」，又引出來「負鼓盲翁正作場」的味

道。在本節中，復有相對的說詞，如講史，評論到：桀紂失國，武王建業，比干死，箕子出，伍子胥、百里奚、孔夫子的遭遇，夾叙夾議，說理抒情，以三三七的句式，作說唱的表演，頗像後世的蓮花落，只是少了鼓板道情箇，加上單弦和琵琶，吟誦唱腔，便成了「成相曲」。